

咸阳博物院藏草叶纹铜镜

周代礼乐制度下的虢国铜簋

罗红侠

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草叶纹铜镜品种繁多,纹饰精美、制作精良、寓意丰富,深受人们的喜爱,代表了西汉时期铸镜的工艺水平,体现了汉代铜镜的艺术风格。现根据镜缘的不同分为宽素缘卷边和十六内向连弧缘两大类介绍如下:

**宽素缘卷边铜镜**

**“服者君王”四乳四花卉纹镜(图1)**

圆形,直径13.2厘米,重275克。半圆形钮,四蒂纹钮座,座外为两个双线凹形方框,两方框之间有篆体铭文,逆时针篆书阳文:“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王”12字。方框的每边中间各饰有一枚带圆座的乳钉,方框的四角两边各饰一花叶,花叶正好伸到乳钉两边。宽素缘卷边。

**四乳八草叶博局纹镜(图2)**

圆形,直径7.9厘米,重40克。钮残,圆形钮座。钮座外有两圈凸弦纹,弦纹内四个曲尺形图案将镜面四等分,每个曲尺内一枚带圆座的乳钉,曲尺间为双层草叶纹。宽素缘卷边,镜面较薄。

**“长毋相忘”镜**

花苞在方框外边正中(图3)

圆形,直径8.3厘米,重50克。钮残缺,双线方框钮座。方框外边正中各有一个花叶,花叶两侧各篆书一字,每边两字,逆时针旋读为“常乐未央,长毋相忘”八字,方框四角各有一带圆座的乳钉。宽素缘卷边。

花苞在方框外四角(图4)

圆形,直径7.6厘米,重50克。三弦钮,正方形钮座。钮座外有两周凸弦纹形成的凹形方框。方框外边正中有四个双重圆圈,代表乳钉,乳钉两侧各篆书一字,逆时针旋读为“常乐未央,长毋相忘”八字,方框四角各有一花叶。宽素缘卷边。

**“君来何伤”(图5)**

圆形,直径7.3厘米,重40克。三弦钮,方形钮座。钮座外有两周凸弦纹形成的凹形方框,方框四边正中各有一枚带圆座乳钉纹,乳钉两侧各篆书一字,逆时针旋读:“长毋相忘,君来何伤”八字。四角外各伸出一片花叶纹。宽素缘卷边。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铜镜中有一面“时来何伤,长乐未央”铜镜,直径6.9厘米,重36克,除铭文不同外,其余皆与此相同。“何伤”意为没有妨害。《楚辞·离骚》:“虽萎绝其亦何伤兮。”《楚辞·九章·涉江》:“虽僻远之何伤。”《论语·先进》“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在存世之同类“何伤”铭镜中,还可以见到“谤言众兮有何伤”“君来何伤,慎毋相忘”“久游何伤,长毋相忘”“与天为常,善哉毋伤”等铭文。

**十六内向连弧纹缘铜镜**

**四乳花卉纹镜(图6)**

圆形,直径10.2厘米,重90克。半球形钮,圆形钮座。座外有一周短斜线纹,四个带圆形座有三角箭头的乳钉将镜面分为四区。每区饰带根、带花苞的花卉纹,花叶弯曲,枝头卷为小乳钉。十六内向连弧纹镜缘。

**“见日之光”草叶纹镜**

**“见日之光”四乳八草叶纹镜(图7)**

圆形,直径13.3厘米,重235克。半圆形钮,四叶连珠纹钮座。座外为两圈细凸弦纹,四乳钉将镜面分为四区,每区各有一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叶;每个乳钉内侧各有一字,顺时针读为“见日之光”四字;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三层草叶纹,两草叶之间各饰一带根的花叶纹,圆形枝叶向两边伸展,无花苞。镜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

**“辰言必当”四乳八草叶纹镜(图8)**

圆形,直径13.7厘米,重270克。半圆形钮,四蒂纹钮座。座外为两个双线方框,方框每边篆书三个字,顺时针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辰言必当”12字,四内角饰两组相对三角回纹。方框四隅各饰一花苞,两旁为圆形枝叶,方框外每边中间各有一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叶,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三层草叶纹。镜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

**“君毋相忘”四乳八草叶纹镜(图9)**

圆形,直径16厘米,重515克。半圆形钮,四叶纹钮座。四叶向两边卷成连珠状。座外为两个双线方框,框内每边阳篆书两个字,两字间以双线隔开,顺时针为“见日之光,君毋相忘”八字。方框内四角各有一单层草叶纹,方框外四角伸出的花叶没有花苞。方框外每边正中间各有一带圆座大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花苞,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双层草叶纹。镜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

**“天下大阳”四乳八草叶纹镜(图10)**

圆形,直径10厘米,重100克。半球形钮,圆形钮座。座外为两个方框,两方框之间每边饰两个篆体字,顺时针读为“见日之光,天下大阳”八个字,方框内四角饰对角式斜线小方块图案。方框外四角伸出的花叶没有花苞,两侧张开的叶片肥硕、夸

张。方框外每边中间各有一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叶,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单层草叶纹对称排列。十六内向连弧纹镜缘。

**“日有喜,长贵富,乐毋事,宜酒食”草叶纹镜**

框内四角文字填满,无任何装饰(图11)

圆形,直径14厘米,重300克。半球形钮,四蒂纹钮座。座外为两个双线方框,两方框之间每边饰三个篆体字,顺时针为“日有喜,长贵富,乐毋事,宜酒食”12字,框内文字填满,无任何装饰。方框外四隅各有一花苞,两旁为圆形枝叶。方框外每边中间各有一圆形带座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叶纹,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双层草叶纹对称排列。十六内向连弧纹镜缘。

**方框内四角饰对角式斜线小方块图案(图12)**

圆形,直径14厘米,重505克。半圆形钮,圆钮座。座外为两个双线方框,两方框之间每边饰三个篆体字,顺时针为“长贵富,乐毋事,日有喜,宜酒食”12字,方框内四角饰对角式斜线小方块图案。方框外四角各饰一带花苞的花叶纹,两侧张开的叶片肥硕、夸张。方框外每边中间各有一带圆座的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叶,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双层草叶纹对称排列。十六内向连弧纹镜缘。

**方框内四角饰桃形花叶(图13)**

圆形,直径16.3厘米,重540克。半圆形钮,四蒂纹钮座。座外为两个双线方框,两方框之间每边饰三个篆体字,顺时针为“长贵富,乐毋事,日有喜,宜酒食”12字。方框内四角为桃形花叶,方框外四角为一带花苞的花叶纹,两侧张开的叶片肥硕、夸张。方框外每边中间各有一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叶,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双层草叶纹对称排列。十六内向连弧纹镜缘。

**四乳八草叶连弧纹镜(图14)**

圆形,直径11.4厘米,重125克。伏螭钮,四方形钮座。座外为两个双线方框,方框外四角伸出的花叶没有花苞,两侧张开的叶片肥硕、夸张。方框外每边中间各有一乳钉,每个乳钉的外侧各有一花苞,每个乳钉的两侧各有一个两层草叶纹对称排列。镜缘为十六内向连弧纹。

**多乳四草叶纹镜(图15)**

圆形,直径10厘米,重60克。兽钮,四方形钮座。钮座外每边中间各有一带圆座的大乳钉,每个大乳钉的里侧连接三条短线,外侧连接一花苞纹。方框的四角各有一个单层草叶纹,草叶的两侧伸出两枝叶,枝叶的两端和草叶上都有小乳钉。十六内向连弧纹镜缘。

草叶纹是将自然界中植物的花卉、草叶图案化后装饰在铜镜上形成的纹饰,也有人把草叶纹称为“麦穗纹”,草叶纹之所以在汉代兴起,与汉代的审美情趣及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汉初,为了从战乱中求得经济的稳固发展,“清静无为”的思想深入人心。到文景时期,人民的思想开始从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及崇尚神仙鬼怪的幻想中脱离出来,领悟来自生活、生产的现实乐趣。与此相对应,铜镜的装饰,首先是简化繁缛神秘的蟠螭纹图案,用大自然的花叶和草叶来装饰。这一点和唐代花鸟镜的兴起有异曲同工之处。“见日之光”“日有熹”等词句正是时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从内心深处发出的感叹。

咸阳博物院收藏的花卉草叶纹镜时代为西汉早中期,大约在文、景、武、昭时期。文字字体为汉篆,花卉纹文字多为逆时针旋读,草叶纹文字多为顺时针旋读。草叶纹分有八草叶纹和四草叶纹,四草叶纹的产生早于八草叶纹。从草叶的位置看,八草叶均分布于四乳的两边,与钮座外的方框或圆圈相连,四草叶一般是从方框的四角向外伸出。

草叶纹镜的铭文内容丰富,寓意深刻。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日有熹、宜酒食、长贵富、乐毋事等表现美好祝愿和世俗情感的语言,也是铜镜进入商业领域,商家所写的商品广告。草叶纹镜的铭文方框栏内的四角,有的不做任何处理,文字按顺序排满;有的在四角装饰各种图案,有桃形花叶、三角回纹、草叶纹、对角斜线纹等;有的方框栏的外框装饰二线边框栏,字铭之间用双横线隔开,其设计具有印章文字的空间感,给人以稳重、均衡与对称的美感。

总之,这些制作精良,纹饰精美,文字优美的汉代草叶纹镜展示了汉代铜镜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古代工匠的艺术创造力,也为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生活和思想文化状况提供了实物资料。

铜簋,在古代祭祀与宴飨的庄严场合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尊贵角色,专门用于盛放黍、稷、稻、粱等五谷之精华。它犹如青铜器时代夜空中最耀眼的璀璨明星,散发着深邃而迷人的光辉,成为中国悠久历史长河中一道不可或缺的美丽风景。

20世纪90年代,河南考古工作者对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国墓地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18座,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器和玉器。其中,实用虢国铜簋尤为引人注目,它们的形制统一而规整,均配有器盖,盖面隆起,顶部装饰着喇叭形握手,既显得庄重又不失雅致。铜簋的器身设计精巧,子口微收,腹部圆润而略显下垂,底部接近平坦,两侧巧妙地装饰有龙首形双耳,龙的长舌优雅地向下内弯曲,形成半环形,与整体设计巧妙地融为一体。在圈足之下,三个矮足稳固地支撑着,更增添了它们的稳重与大气之感。这些铜簋不仅是当时贵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实际器皿,彰显着贵族的尊贵与奢华品位,而且作为周代礼仪制度的实物见证,承载着厚重而深远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髓。

本文展示几件出土于三门峡虢国墓地的精美铜簋,以供欣赏和品鉴。

**虢季铜簋(图1)**

出土于M2001虢季墓中(M2001:67),通高23.8厘米,口径18.8厘米,腹径23.2厘米,腹深10.5厘米。这件铜簋的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盖缘与器口外沿均装饰有S形凸目窃曲纹,盖面与器腹则装饰有数周瓦楞纹,这些精妙绝伦的纹饰不仅展示了西周时期青铜器工艺的无与伦比,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权威,更在文化艺术方面展现了西周青铜器的卓越成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耳及垂珥的侧面饰有阴刻细线纹或卷云纹,圈足饰有垂鳞纹与火字形卷云纹,支足足跟饰有兽面纹,足下端饰有兽爪纹。器与盖同铭,铭文为二行八字,即“虢季乍(作)旅簋,永宝用”。

**虢季铜簋(图2)**

这件文物同样出土于M2001虢季墓(M2001:86),通高22.8厘米,口径18.8厘米,腹径23厘米,腹深9.7厘米。其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握手之处装饰着倒垂的鳞纹,仿佛流水轻拂,灵动自然,韵味十足。盖面与器腹环绕着数周瓦楞纹,层层叠叠,错落有序,营造出独特的视角层次感,令人赞叹不已。盖缘与器口外沿装饰有S形凸目窃曲纹,增添了了几分神秘与庄重。耳及垂珥的侧面饰有阴刻细线纹或卷云纹,圈足饰有C形无目窃曲纹,支足足跟饰有兽面纹,足下端饰有兽爪纹。器与盖同铭,铭文为二行七字,即“虢季乍(作)旅簋,宝用”。

**虢仲铜簋(图3)**

出土于M2009虢仲墓中(M2009:652),通高24厘米,口径19.1厘米,腹径24.2厘米,腹深10.6厘米。其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握手的顶部装饰有S形窃曲纹,盖缘与外口沿以S形凸目窃曲纹进行装饰,盖面与器腹则环绕着数周精致的瓦楞纹,散发着一种独特而迷人的艺术气息。耳及垂珥的侧面饰有阴刻细线纹或卷云纹,圈足饰有垂鳞纹,支足足跟饰有兽面纹,足下端饰有兽爪纹。盖与器身同铭,铭文为二行五字,即“虢中(仲)乍(作)旅簋”。

**窃曲纹铜簋(图4)**

该器出土于M2011墓中(M2011:343),通高23.4厘米,口径19.4厘米,腹径24厘米,腹深10.4厘米。其两侧双耳下并未设有垂珥。盖缘与外口沿以S形平目窃曲纹装饰,而盖面与器腹则环绕着数周瓦楞纹,平添了几分古朴典雅的韵味。双耳的两侧面镶嵌着重环纹,握手与圈足则雕绘着细腻的垂珥纹,支足跟部更是以兽面纹作为点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精湛技艺。

**窃曲纹铜簋(图5)**

出土于M2012梁姬墓。

出土时器盖(M2012:7)与器身(M2012:46)是分开放置的。其通高20.6厘米,口径18.2厘米,腹径22.8厘米,腹深9.6厘米。两侧双耳下方设有垂珥。握手的顶部装饰有精致的涡纹,盖缘与外口沿环绕着S形平目窃曲纹,而盖面与器腹则覆盖着层层叠叠的瓦楞纹,展现出一种古朴而典雅的美感。耳部及垂珥的侧面经过精心雕刻,阴刻的细线纹与卷云纹交相辉映。圈足饰以灵动的垂珥纹,支足跟部则装饰有威严的兽面纹。

在商周时期,青铜器文明闪烁着辉煌的光芒,青铜簋作为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与铜鼎并驾齐驱,共同演绎着严格的礼制规范与秩序之美。铜簋的起源可追溯到商代早期,而在商代中期至西周时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然而,随着春秋时期礼制的瓦解和衰败,铜簋作为礼器的作用逐渐减弱,其使用范围也相应缩小。到了战国时期,铜簋几乎完全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

虢国铜簋,作为两周时期青铜器艺术的卓越典范,不仅彰显了楚国工匠的高超技艺,而且是周代礼仪制度的关键见证。这一点在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的第七集(家国)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该集通过展示虢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如鼎、簋、编钟等,深入介绍了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

首先,铜簋是周代祭祀与宴飨的核心礼器。铜簋是周代贵族在祭祀和宴飨时用来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通常与鼎组合使用,构成了一套严格的礼制规范。天子应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虢国铜簋频繁出现在庄严肃穆的祭祀大典与热闹非凡的宴飨盛会上,宛如一位沉默的叙述者,生动地描绘出西周礼制的严谨与细腻。例如,在虢国墓地M2001国君虢季墓出土的七鼎六簋、M2012梁姬墓出土的五鼎四簋等组合,直接印证了虢国作为诸侯国的等级地位。

其次,铜簋是“藏礼于器”的直接体现。西周礼乐制度的确立,使“礼”的规范在国家的行政、司法、军事、宗教、教育乃至伦理道德、家庭生活等方面均有体现。在西周时期,不同等级的贵族在礼仪场合使用不同数量和品类的青铜器,这些规定直接映射出贵族身份地位的悬殊,体现了“藏礼于器”的原则。虢国铜簋作为高等级贵族在重要场合不可或缺礼器,其形制、数量及铭文均受到西周礼制的严格约束。例如,M2001虢出土的虢季铜簋,其器盖和器身同铭,铭文格式为“虢季乍旅簋永宝用”,体现了西周晚期青铜器常见的铭文格式,表明了这件铜簋是由虢季制作和使用的。从墓地出土实用铜簋的情况看,其使用仅限于M2001(国君)、M2009(国君)、M2011(太子)、M2012(国君夫人)等高等级贵族墓葬。这些铜簋与铜鼎、铜隔等成套使用,呈现了西周时期的“列鼎列簋”制度。这种制度体现了周代“礼不下庶人”的等级秩序,通过规定礼器的使用规范,维护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宗法体系,显示了身份的差别,确保各阶层的人遵守礼仪规范,不得僭越。

再次,铜簋上的纹饰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周代的青铜器纹饰与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紧密相连,例如窃曲纹象征着神秘力量和吉祥之意,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虢国的铜簋以其独特的造型和精美的纹饰,彰显了两周时期青铜器工艺的精湛和文化内涵的深邃。例如M2001出土的虢季铜簋,其纹饰精美绝伦,充分展现了楚国工匠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同时也是历史的珍贵见证。

总的来说,虢国铜簋不仅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物质体现,而且象征着楚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同时也为研究两周时期诸侯国的礼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